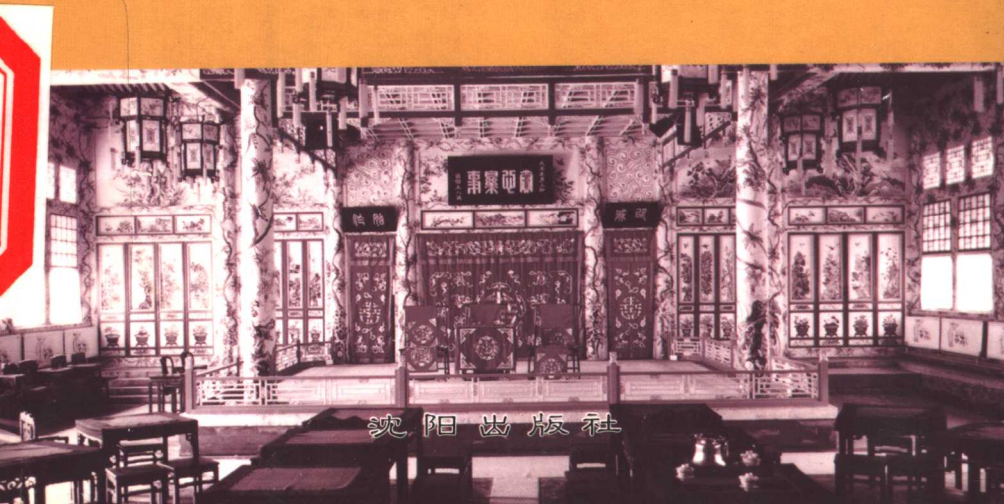


木鱼石书屋 ● 生活掠影

满族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Manchus life

刁书仁 编著



沈阳出版社

满族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Manchus life

刁书仁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族生活掠影/刁书仁编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11

ISBN 7-5441-1764-2

I. 满… II. 刁… III.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史-满族 IV. K892.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060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125

印数: 1-6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禾 森 凯 旋

责任校对: 蔡桂娟

封面设计: 君 华

版式设计: 赵 敏

定价: 17.80 元

前 言

满族是我国 56 个兄弟民族之一，辽阔的东北大地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历史悠久，可追踪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金代为女真。天聪九年（公元 1635 年），清太宗皇太极废旧有族名，改称满族。

《满族生活掠影》顾名思义，重点把写作视角放在社会生活方面，全书 32 个题目，主要写满族的饮食、服饰、居室、姓氏、家族、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婚丧嫁娶、戏曲歌舞等，以此反映历史上满族的社会生活。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书中，另一方面大量参考了其他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韩耀旗、林乾著《清代满族风情》、滕绍箴著《清代八旗子弟》、刘小萌著《旗人史话》、尹郁山著《吉林满俗研究》、陈见微著《清代东北民俗文化研究》等著述，在此表示感谢。本书能够出版，更感谢沈阳出版社王凯旋同志的策划与帮助。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一定很多，切望师友、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满族名称的由来	1
满族先世足迹追踪 ..	13
满族的姓氏人名	20
满族养儿育女	25
“养活孩子吊起来”	31
满族春节习俗剪影——从忙年到过年	36
元宵灯节话灯俗	44
满族前身女真人的社会组织	51
满文的创制与使用	59
满族的发式	65
满族的服饰	72
满族的居室陈设	79
满族的婚嫁礼仪	88
风味独特的饮食	101
满族人与酒和烟	116
满族的丧葬习俗	128
满族的宗教信仰	139

满族戏曲歌舞爱好	153
丰富多彩的体育与游戏	166
满族的人际礼节	178
满族与长白山	188
东北三大围场	200
满族八旗的特殊待遇	211
满族人与关东三宝	219
满族名将依克唐阿	230
旗人生计与京旗的移驻	240
旗界的设置与管理	250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263
骑射日渐荒疏	270
满语渐致生疏	279
满族八旗牛录的形成	291
旗人的军事设置	304

满族名称的由来

一、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清太祖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三年（公元 1585 年）开始起兵，经过 40 年左右的统一战争，最后完成了女真族统一。女真族统一的过程，就是满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过程。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主要经历两个阶段。

万历十三年（公元 1585 年）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 年）为第一阶段，努尔哈赤首先完成对建州女真的统一。

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其父塔克世，有五子一女。塔克世的正妻是王杲的长女，名叫额穆齐，姓喜塔喇氏，生三子一女，即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塔克世的继妻，姓纳喇氏，名肯姐，是海西哈达万汗王台所养的族女，她为人刻薄，生育一子，即五子巴雅喇。另一继母佳氏，为古鲁礼之女，也生育一子，即二子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家族当时在女真各部中是较为殷实的家族，但这个家族并没有给予他优厚的物质条件，给予他的是少年磨难。在努尔哈赤 10 岁时，生母额穆齐撒手离他而去，家事由继母操持，努尔哈赤从此失去母爱，终日备受欺凌。面对冷似冰

霜的家庭，童年时代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寻求独自谋生的道路。他经常爬山越岭，出没于山林之中，采集松子、人参、木耳和猎取野禽，然后再将这些山货送往抚顺等马市出售，作为自己生活费用的部分补贴。然而，努尔哈赤的奔波和辛劳，没有得到继母丝毫的怜悯。当努尔哈赤 15 岁时，便同弟弟舒尔哈齐离开了家，寄居在外祖父王杲家。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破王杲寨，努尔哈赤与弟弟双双被俘。努尔哈赤见机行事，立即跪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请求赐他一死。李成梁见他乖敏可怜，赦他不死留在帐下。史载：

太祖既长，身長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山中闻见录》卷 1）。

努尔哈赤勤奋好学，胸怀大志。万历五年，努尔哈赤 19 岁时，离开了李成梁又回到赫图阿拉。他一到家，其父就听信了继母的挑唆，与他分家，让他另立门户。对此，《满洲实录》记载：

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

这对年轻的努尔哈赤无疑又面临一次生活的考验。但是，他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并没有气馁和屈服，而是更加勇敢地走向生活。

正当努尔哈赤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时，天降奇祸，父祖为明军误杀。他把父祖之死归咎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五月，他为报父祖之仇，以遗甲 13 副起兵。努尔哈赤自是年起兵以来，顶着内外各种压力和时刻都有被谋杀的危险，机智果断，化险为夷，艰苦创业。

努尔哈赤含恨起兵，于万历十四年杀死尼堪外兰后，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实录》卷 1）的策略。于

是，建州女真各部纷纷归附。如苏完部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部长扈拉瑚等都在万历十六年归附。同年，努尔哈赤又攻克完颜城，斩杀城主戴度墨尔根，灭完颜部。万历十七年攻克兆佳城，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接着，努尔哈赤又于万历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三年，先后夺取长白山三部——讷殷部、朱舍里部、鸭绿江部。至此，努尔哈赤用10年时间，将女真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清太宗武皇帝实录》卷1）。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时的疆域：

东起鸭绿江和佟家江；西抵辽东的抚顺关、清河堡一线；南近瑗阳门、孤山堡、宽甸堡等地；北面包括英额河流域。

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于呼兰哈达东南二道河子筑城，建立统治中心。同年六月，“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清太宗武皇帝实录》卷1）。万历十七年九月，明朝晋升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建州女真内部称之为都督。第二年四月，他第一次进京向明朝朝贡。对努尔哈赤起兵五年后的建州社会及与明朝的关系，《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有如下记载：

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瑗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这段史料虽有溢美夸张之嫌，但仍反映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时女真社会的实际情况。

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

努尔哈赤采取取信于明，借以图强；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推进了对海西女真的统一进程。建州女真的统一活动，使努尔哈赤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海西女真族扈伦四部（叶赫、哈达、辉发、乌拉）中，以叶赫部力量最强。叶赫首领纳林卜禄，以四部领袖自居，对努尔哈赤施加种种压力，让努尔哈赤归顺于他，并强令努尔哈赤割地给叶赫。努尔哈赤没有接受。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 年），叶赫部首领纳林卜禄和布斋，纠集哈达部孟格布禄，乌拉部布占泰，辉发部拜音达里，蒙古嫩江科尔沁部瓮阿岱、莽古思、明安，长白山部的珠舍里部尤楞格和讷殷部等，以及锡伯部、卦勒察部，组成九部联军，在同年九月，兵分三路，向建州女真进攻，企图一举扑灭努尔哈赤。这三路兵马：一路是叶赫部军一万，由纳林卜禄和布斋统率，是此次进军的主力；一路是哈达部孟格布禄、乌拉部布占泰、辉发部拜音达里统率的三部联军一万；还有一路是科尔沁部瓮阿岱、莽古思、明安统率的包括锡伯、卦勒察两部的兵马计一万人。努尔哈赤事先得到来自叶赫内部的密报，据险设伏于古埒山（苏子河北岸），以逸待劳，结果大胜，阵杀布斋，生擒布占泰，科尔沁部的明安“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驢马脱出”。努尔哈赤此战，“杀其兵四千，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自此威名大震”（《清太宗武皇帝实录》卷 1）。

努尔哈赤在败九部联军以后，对九部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对策。首先，在战后不到一个月，就派兵招抚珠舍里部尤楞格，并攻下讷殷部七村人聚居的佛多和山，既惩罚了他们参加九部联军，又收其部众及其参貂之利，以厚建州女真。对于扈伦四部区别对待采取分化政策。对乌拉部是将收养四年的布占泰联

姻结亲，护送回部，使之成为乌拉部的首领。对辉发部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出兵取其南方门户多壁城（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北山城子），为将来消灭辉发部打开门户。对蒙古科尔沁部，采取友好态度。

选所获蒙古人20，被锦衣，骑战马，使还。结果，科尔沁部贝勒瓮阿岱派人送来战马100匹，骆驼10头，作为还礼，以通好（《建州纪程图记》）。

自此，建州女真同蒙古科尔沁等部往来不绝。如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喀尔喀劳萨贝勒，又遣使臣往来。

这期间，努尔哈赤对明廷一直保持“忠顺”的态度，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到万历二十三年建州女真不断“修贡”。明朝政府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仿照优遇王台的先例，加爵努尔哈赤，授予他龙虎将军。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兄弟二人到京师朝贡，舒尔哈齐的官职已是都指挥。努尔哈赤是第三次来京，舒尔哈齐是第二次来京。此时的努尔哈赤是“骤跻崇阶与南关埒，借中朝名号，耀东方，势愈强”（《山中闻见录》卷1）。

在建州女真强大的压力下，扈伦四部主动求和，并将布斋之女布扬古之妹许配给努尔哈赤。四部盟誓结亲和好。这次盟誓，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盟誓。不久叶赫背盟，乌拉部的布占泰也暗中倒向叶赫，要求叶赫出兵招抚瓦尔喀的安楚拉库和内河两部（今吉林省安图县及其以东）。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征服安楚拉库部，“取其屯寨二十处，其余尽招抚之，获人畜万余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扈伦四部的联盟并不巩固。哈达部的孟格卜禄虽然已经成为叶赫部的附庸，叶赫仍时常掳掠哈达人畜。叶赫在诱杀歹商时，将歹商手中的137道敕书夺走，还要夺取孟格卜禄手中的363道敕书。孟格卜禄无力抵抗叶赫，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乘机将孟格卜禄“诱置寨中”，“尽收其敕书部落”，然后借故将其杀死。

明朝政府一向采取扶持哈达，借以统治扈伦各部和牵制建州的政策，所以出面干涉，责问努尔哈赤擅杀孟格卜禄之罪。此时，努尔哈赤还要维持对明的“忠顺”，所以，他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以女嫁与孟格卜禄的长子武尔古岱，以其为代理人遣送回哈达部为首领，武尔古岱回哈达后处境极为困难，粮食奇缺，明朝政府虽然支持其复立哈达部首领，但又不接济，武尔古岱不得不主动投奔到努尔哈赤处，不再返还哈达。所持有的363道敕书，屯寨、土地和人畜，全部归努尔哈赤所有，哈达部灭亡。

哈达灭亡后，辉发部成为努尔哈赤下一个猎取的目标。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努尔哈赤灭辉发后，为了扩大部众，发展貂参之利，连续用兵东海各部女真。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末三十八年初，取乌苏里江上游窝集部的渚野路，万历三十八年冬招抚绥芬河和牡丹江流域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各部，并取雅兰路，万历三十九年十一月，征穆陵河上游的瓦尔古宸部及中下游的木伦部，同年十二月征图们江北、海兰河以西的虎尔哈部扎库塔城，万历四十二年袭取日本海西岸沿锡林河、雅兰河居住的东海虎尔哈部，努尔哈赤征服东海各部女真，为灭乌拉、叶赫，进占辽东地区，

奠定了基础。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的军队攻陷乌拉城，布占泰逃往叶赫，乌拉部灭亡，其部众并于建州。当时，建州女真的氏族贵族中多有人主张随即攻取叶赫，努尔哈赤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吞并叶赫。他认为：

我国素无积储，虽得人畜，何以为生？无论如何不足以养所得人畜，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及是时，先治其国，固疆域，修边关，务农事，裕积贮，遂不动兵（《明神宗实录》卷484）。

派人到哈达故土上耕种，造仓储粮。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大败明军，明军无力顾及叶赫，努尔哈赤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叶赫发起总攻击，一举灭叶赫，完成了海西女真的统一。

海西女真统一的同时，努尔哈赤还陆续完成了对黑龙江流域“野人”女真的统一。乌碯岩大战后，打通了进军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大门。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取52寨。同年九月，招抚了使犬部和石拉忻路，基本上统一了黑龙江下游。皇太极即位后，又多次派军收复黑龙江各地，使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各城屯俱附之”（《黑龙江志稿》卷54）。

女真族的统一，基本上是经努尔哈赤一代人的努力而实现的。女真族统一的过程，也是满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的过程。公元1616年，当女真大部统一实现后，努尔哈赤称汗登基，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在此前后，又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建立了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八旗制度，又兴筑城池，创制满文。

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的领袖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统一战争中，“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清太宗实录》卷61）。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1589年至1619年间，先后从东海女真移入建州的人数近5万余，加上海西四部及汉族降民等，以建州为中心的千余里之间，以女真人为主“蜂屯蚁聚，已有六七十万人”。又据王钟翰先生的估计，仅这期间的建州女真男女奴隶可达四五十万人。由于人口的大量集中和女真各部的统一，又由于制度的逐渐创设及语言文字的创制，使得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扈伦四部女真为主体的满族共同体逐步形成了。满族共同体还应包括大部分东海女真。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看来，散居在东北边区图们江、乌苏里江及以东一带的东海渥集部、库尔喀部、瓦尔喀部等女真各部，以及远处黑龙江流域及以北一带的索伦部、虎尔哈部等，从来都是女真成员，应该为其所领属。皇太极曾说：

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女真）同。……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清太宗实录》卷21）。

因此，满族是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主体，包括今天的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均属索伦部）、赫哲族（使犬部）、鄂伦春族（使鹿部）等民族成分。此外，大量被俘的汉族人、蒙古人、朝鲜人等也加入进来，成为满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二、满族名称的由来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

族。但满族这一名称是怎么来的？也许很多人都知道，满族是根据满洲演化而来，但满洲又从何而来？是地名还是国号，抑或是部族之称？清乾隆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卷1说：

满洲本部族名，……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师室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逐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满洲作为部族名称，因而满族就是由满洲演化而来。这似乎很清楚。但《满洲源流考》成书于乾隆中叶，而据更原始的文献《清太祖实录》记载满洲源流时说“其国定号满洲”，也就是说满洲最初是国号。这是问题之一。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正式宣布说：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为什么皇太极只许称满洲，不许称珠申？这与后来乾隆时所修的《满洲源流考》所说满洲由满珠讹音而来，也是矛盾的。乾隆帝上谕说：

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也。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

此说又与皇太极所说相矛盾。这就是说：满洲一称是由西方佛号转演而来，还是由珠申讹音而来，清代诸帝自己的解释自相矛盾。其次，满洲最初是部族名，还是国号名，清帝也认识不一。这无疑增加了满洲名称的神秘感。因此，近现代清史专家都致力探讨这一问题。

郑天挺先生认为，满洲是部族称号。其主要论据有：一是入关以前满洲与汉人并称，并非后人所改定。而且，终有清一代，以满洲作为部族称号，从未改过。其二，《清太祖实录》所称其国定号满洲，实即部族定号满洲，而不是国号满洲。且《清史稿·太祖纪》称“号



其部族为满洲”，是取其义的。洲字本训水中居地，与原野迥殊，不曰满州而曰满洲，实避土地之名（《控微集》第35页）。此说似为可信。总之，满族名称是由满洲演化而来的。至于满洲最初是部族名称，还是国名，是无关紧要的，而古代少数民族，部、国、族往往不分，说满洲即是国号，又是部族名称，这大概更符合当时的实际。

至于满洲名称的本源，王钟翰先生认为：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是因为诸申一词内涵的变化所致。诸申是从女真一词中的发音变化而来，旧译作“满洲”、“部属”，本来指自由民的女真人而言，后来随着本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下降为贱民之称。诸申

与女真,本由一字同音异译分而为二,后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成分。皇太极时期,诸申(女真)成员两极分化更加明显,用诸申(女真)这一族名不再能通用于全族,更何况在众多女真部落中虽各自有其专名,却还没有一个可用于全称;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避免明末汉人对宋代女真人所引起的反感,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诸申(女真)这个世代相传的旧称改为满洲,连国号“金”也改为“清”的原因所在(《满族史研究集》)。王先生的考证论述可为确论。

在满洲中,还有佛满洲和伊彻满洲的区别。佛,满语为旧的意思,故佛满洲是旧满洲、老满洲之意。伊彻,是满语,新的意思。伊彻满洲是新满洲之意。新、旧满洲的意义是有发展变化的。据王钟翰先生的研究,入关前,在皇太极时期编入八旗的东北地区女真余部及其族人,被称为“伊彻满洲”或“新满洲”;而原先在努尔哈赤时期编入的则称“老满洲”;此后新编入的则称“新满洲”。《吉林外记》卷3记载:

国朝定鼎以前编入旗者为佛满洲。

《朔方备乘》卷1也记载:

其顺治、康熙年间续有招抚壮丁,愿迁内地,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国语所谓伊彻满洲也。

一般地说,黑龙江省的新满洲和老满洲,都是满族的组成成员。入关以后,他们分别被派遣驻防在齐齐哈尔、黑龙江、呼兰三城,编设八旗。

入关以后,清代统治者又多次将新满洲移入内地。新、老满洲的差别已不很明显。

严格说来,满族的历史至今只有四百年左右。但满洲先世